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 编译文集 1

——环境、生计与文化

郁丹 李云霞 曾黎 主编

北
出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之一. 环境、生计与文化 / 郁丹, 李云霞, 曾黎主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077-5302-8

I. ①环… II. ①郁… ②李… ③曾…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137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陈 曦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 010-67601101 (销售部) 67603091 (总编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环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编译文集一
——环境、生计与文化

主编 郁丹 李云霞 曾黎

學苑出版社

目 录

序 言	郁 丹 (1)
喜马拉雅人类学发展史	James F. Fisher 著 姚婧媛 译 (14)
消融的喜马拉雅：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计的梯度效应	Jianchu Xu (许建初) 等著 其美卓嘎 译 (43)
世界最高生态系统中的日常佛教和环境决策	Jeremy Spoon 著 曾 黎 张 荣 译 (66)
消失的女神？关于对根戈德里-高穆克冰川附近生态变化矛盾的感知	Georgina Drew 著 李 璐 璀 璨 译 (93)
发展的修辞学路径：尼泊尔的一项道路工程	Ben Campbell 著 段 平 唐小茜 译 (110)
急剧恶化？喜马拉雅环境变迁叙述的审视	John J. Metz 著 马斌斌 译 (127)
水电国公民：尼泊尔水利发展前沿中的地域性与能动性	Austin Lord 著 次仁德吉 译 (158)
交互空间：边界、非法流动和领土国家如何相扣	Willem van Schendel 著 李云霞 译 (183)
星系政体：传统东南亚王国的结构	Stanley J. Tambiah (已故) 著 李晓哲 译 (207)
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边境生计，1897—1904	Jean Michaud 著 张 敏 译 (240)
金三角佛国：佛教复兴运动和卡里斯玛僧人衲巴温忠 (Khruba Bunchum)	Paul T. Cohen 著 王 媛 译 (267)

克伦难民苦处的调解及其权利的表征
..... Alexander Horstmann 著 朱迪译 (282)

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治理和发展：作为商人的阿卡和傣族胶农
..... Janet C. Sturgeon (已退休) 著 马祯译 (302)

法国殖民军事民族志记录中的越南北部 边境生计，1897—1904^①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人类学系 Jean Michaud 著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立大学 张敏译

摘要：尚未公开出版的越南北部边境山区殖民军事档案为了解 20 世纪之交在偏远高地生活的原住民的生存条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简要描述这些档案产生的背景、方法和历史序列后，本文以土著居民生活条件为基础，着重聚焦于生活模式、产权、税收和资本化等几个方面来进行简要概述。高地生计的三大核心要素可划分为：狩猎采集、农业和贸易。最后本文就档案材料对当今越南北部高地社会研究的重大意义进行总结。

关键词：北圻 殖民地民族志 高地少数民族 越南 军事

概 述

在 19 世纪末法国殖民时期军事观察员抵达之前，很少有人描写过越南北部边境高原土著社会生计的细节^②。因此，这些社会并没有留下内源性的档案，我们只能从它处寻找其历史踪迹。我调查了 1880 年至 1930 年之间北圻北部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其中一些的确以民族志的形式存在。（Michaud, 2004a, 2004b, 2007）为了探索越南本土的资料，历史学家布拉德利（C·

^① 原文来自 Jean Michaud. Livelihoods in the Vietnamese Northern Borderlands Recorded in French Colonial Military Ethnographies 1897—1904.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15, Vol. 16, No. 4, pp. 343-367.

^② 本文是米肖系列著作的一篇（2013），其中我分析了由法国殖民军记载的民族志档案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刻意偏向描述的立场，因此，只在结论部分简要地用（后）殖民研究阐述了与档案所揭示的新知识或殖民军在记载民族志过程中的作用。我意识到，由于选择避免如此深入分析的事实，也有可能使我重犯殖民民族志当初固有的错误（Pels & Salemink, 1999; Stoler, 2009）。相关的进一步评估和更多的讨论将在该系列作品的其他文章中展现。

Bradley C. Davis, 2011, 2013) 大胆挖掘了 1856 年由当地民政事务长官范申燊 (Phạm Thận Duật)^① 记载的有关偏远的西北省份颇为罕见的观察，之后这个省改称兴化 (H'ng Hóa)，含当代越南奠边 (Điện Biên)、莱洲 (Lai Châu)、老街 (Lào Cai)、河江 (Hà Giang)、安沛 (Yên Bái) 和山罗 (Sơn La) 各地的全部或部分。除此之外，越南档案馆中可能还遗留着一、两位阮朝观察者，这很可能是所有我们所能期待的相关资料了。^② 而中国观察者的记录则更为罕见，为了将非汉民族志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而跨越整个南部帝国边境——那将会是异乎寻常的努力。(Yang, 2009)

鉴于稀缺性考虑，我想强调一部近期出现却完全出乎意料的早年法国所涉足的越南北部区域（后称其为北圻）时期记载的民族志。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越边境高地社会的兴趣为这个原始材料提供了不断被重新审视的可能性。部分原因是近期范于近期边 (van Schendel, 2002) 和斯科特 (Scott, 2009) 提出的著名而发人深省的佐米亚 (Zomia) 的概念，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区域出现了越来越多民族志研究。

该档案材料写于 20 世纪之交并包含了超过 100 个关于越南北部高地人口的未公开发表报告。由 70 位不同的视察官员执笔，超过 4000 页文字，写在纹理细密的手工制作的纸张上，并配有图片、图表、原创地图、词汇、人口表和口述历史等。总的来讲，这些材料讲述了有关农业、贸易、社会组织、工艺品和信仰等各种类型的实践活动。(Michaud, 2013)

对整个 20 世纪直到现在的越南北部高地社会进行研究的专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殖民接触时期（19 世纪 80 年代左右）这些北方地域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经济都是按照东亚和东南亚农耕社会习俗和模式来构建的。(Collective, 1921; Cancian, 1989; Peluso, 1992) 父系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又是通过血缘关系——宗族和部落来集聚运行，从而形成互助的民族心智模式。萨林斯 (1968) 的氏族类型学显示，“泛化”与“均衡”互惠是支配家庭之间进行交换的主要原则，而货币化的“负面”形式，如薪酬或战争服役有关的交换形式次之。或者采用古德曼 (Gudeman, 2008) 对高地社会的特性描述，社区内的相互关系优先于由市场产生的非个人化交易的关系。

在越南和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即与京族或者汉族共存的社会中，社

^① 见戴维斯 (2013) 对范 (Pham) 的 1856 年“描述性地理”，兴化地志 (H'ng Hóa Địa Chí)。

^② 2013 年 11 月与布拉德利·戴维斯本人的交流。

会分化、包括劳动力的内部分工相对于社会阶层结构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机构，即使是在偏僻小村庄也间接发挥作用。国家力量是通过行政管理、税收和稳定等方面（Fourniau, 1989）来显现的。面向现代化、日趋活跃的经济变化是由市场规则和高地需求推动的。斯科特（2009）提出的物理偏远即“地域摩擦”（friction of terrain），加之文化迥异，是市场规则渗透到当地经济的障碍。与斯科特的论点背道而驰，内源性封建政体^①在边境地区广泛存在，即便密切程度有时相对较低（Friedman, 2000），居民长久以来都是通过这些政治组织或稳定的经济交流而相互联系的。

然而，20世纪之交北部高地事务的总体状态还有待观察和破译，这里所回顾的民族志^②也将成为有力的推动。在介绍背景和方法后，我将简述这些殖民军事档案产生背后的历史序列，然后依据文本阐述这些边疆地区原居民的生存境况。为了理解他们的生计状况，我将专注于生活居住模式、财产权利、税收和资本化四个方面。然后，我会转向出现在这些档案中的高地生计的四个核心要素，即狩猎采集、农业、贸易和薪酬工作。在最后，我将简要地探讨这种原始材料的有效性。

关于民族志的说明

19世纪法国在亚洲的殖民时期，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对位于红河（Sông Hồng）流域北部边境社会进行了引人入胜，但参差不齐的民族志记载。（Saleminck, 2003; Michaud, 2007）除了这些片段，再加上在几篇个别文章中的简短章节，如涂普义（Dupuis, 1910），法曼（Famin, 1895）或列斐伏尔（Lefèvre-Pontalis, 1902）所描述北圻北部20万左右的高地居民最初的欧洲民族志出版物（Michaud & Turner 即将出版）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军事作家的书籍，即：容基耶尔指挥官（É. -E. Lunet）的《北圻北部民族志》（1904），

① 历史学家们争论封建主义的概念是否可以应用到欧洲中世纪之外的社会形态。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如Condominas（1976: 39）所解释的那样，一方面基于所有权和权力控制来区分不同社会或一个社会的不同群体（京族、汉族、一些泰语社会），另一方面基于失地农民（所有其他高地，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

② 一系列不同的民生框架至今已经沿用了超过50年。（Scoones, 2009）鉴于本文的目的，我借用了特纳（2012a）关于生计的概念。广义上涵盖了近期研究的几个与资产（资本）以及脆弱性相关的常见概念。更准确地说，在东南亚高地，个人和家庭生计受到“当地的以及特别的体系（如制约当地公共财产资源获取的风俗；地方和国家土地占有规定），某种社会关系（性别、种姓、亲属关系等），以及经济机会”的影响。（Ellis, 2000: 6）

加上1906年的扩展版本、中校 E. Diguët (1908)《北部山区北圻人》和中校博尼法西 (A. Bonifacy) 作品 (如 1904)。^①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军事作家的作品也是基于对我们在本文中探讨的实地调查获取的原始材料的挖掘。这些背景材料随后几乎被遗忘，并在近一个世纪内无人知晓其精确位置，也没有再次得到验证。

在我看来，以上这种情况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显示当边境地区边缘化到出乎学者所能及范围之外时，国家可以在其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这就是冯·申德尔 (2002) 所言的“蒙蔽地理” (geography of ignorance)。詹姆斯·斯科特 (1998, 2009) 描述了如何通过启动“距离抹灭技术”来增加这些空间的“合法性” (legibility)，从而最终减少和消除需要与国家令人窒息的怀抱保持一定距离的“地域摩擦”。法国曾经热衷于在印度支那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强制执行“开发政策” (mise en valeur)^② 的系统管理，但终于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明白了与边缘地带的人群结识有多么重要 (Sarraut, 1923)。19世纪80年代后期高地获得军事占领后，法国政府于1891年将管理权移交给军方，并下令数十名步兵军官根据他们在各管辖边境的工作撰写行政区域报告。因此，两项调查相继展开，虽然偶尔有重叠之处，却是截然不同。1897年的调查是功能性的，以盘查边疆事实资料为重点，包括本地人口、资源、经济和军事组织及潜力等。1903年的调查则针对民族志。(Michaud, 2013) 在未来的档案研究找到新数据资料之前，这些调查数据资料可以被视为反应当时高原北部北圻边境地区人口生活状况最稳定的、系统的和可靠的证据。

这份档案记录的内容和丰富度远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承载的。因而我选取了生计这一领域来作为整个档案的观察视角。不论从地理学意义还是象征性角度，生活在强大的民族国家边境人民生计的不在少数。当前就世界性边境人口生计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不断产生新的理论命题。(Horstmann and Wadley, 2006; Kanji, Macgregor and Tacoli, 2005; Turner, 2010、2012a、2012b; Li, 2014) 对于长久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的地区，这个档案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手观察。

① 这些出版物及田野调查，并不包括大多数北圻西北部的黑水河 (Đà River) 流域地区。这种疏忽是由于自1889年以来，该地区 (西双楚泰) 作为当地的白泰统治者的领土，享有着半独立政治地位。本文也没有涉及该地区。关于该地区丰富的历史考察资料，请查看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勒·菲勒近期的开创性工作 (2014)。

② 译注：对山区多种森林物产和土地使用的经济价值开发。

殖民接触时期的高地生计

正如历史学家勒菲乐（Le Failler, 2011: 42）所述，直到 19 世纪初，越南皇家统治一直没有延伸至大部分北部高地。他谈道：

中国和越南人都同意认为，……一种帝国边疆地带的许久以来的概念……占了上风：不明确的边疆领土，没有达成边界共识的边境地区。因此，没有边界线……，除非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甚至都没有防御工事、堡垒也没有驻军。（Winichakul, 1994）

19 世纪，来自顺化（Huế）的皇权逐渐缓慢地对北部边疆，这块“情形复杂，但充其量是有限的”区域尝试直接管理（Failler, 2011: 43）。鉴于历史上越南皇家政权对北部高地统治的主动参与的缺席，应该说法国观察家 1883 年起任期内的早期观察和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边境地区管理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来探讨当地的生活模式、产权、税收、债务和资本化等话题。

定居模式与产权

法国对殖民地的占领和统治充分体现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念。1891 年 8 月总督下令占据并管理从前被忽视的边境地区，之后将其分为军事区域（法语：Territoires militaires），每一个军事区域又各细分成圈层（法语：Cercles）和部门（法语：Secteurs）。按照该指令，法国军方着手从三角洲地区到高地建立殖民体系，以实行边境安全和有条不紊的税收政策。边境控制得以加强并从与中国云南、广西、广东^①等省份的商贸往来中获利。人口普查工作也相继展开的同时税收制度也得到巩固——不仅限于土地所有，而且还征收包括生产、贸易和消费等税种。为加快北圻经济盈利能力和可行性，鸦片、酒精和食盐等利润丰厚的市场由国家垄断。（Brocheux and Hémery, 2009）

当两项调查开始实施之时，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缺乏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扩大殖民秩序的措施在边境地区鲜有成效。因此，在军官的报告中的篇幅里描述的是殖民前国家事务的残留状况。在山区，与土地占用的形式匹

^① 当时，中国广东省向西南沿岸延伸并到达越南边境。

配的民俗盛行，这一切都是殖民者所不熟悉的，而且山区人口密度较小，稀疏的人口分布在广阔而崎岖的领土上。在沿着河边的土路或是道路交叉口，房屋和商店相对集中，这些地方变成了军事区域（MT）殖民统治的总部。除此之外，大部分都是规模较小的基于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小村庄散落在广袤的大片土地。例如在偏远的芒康县（Muong-Khuong）^①：

几户人家，一般是3到4户形成一个小村庄。……一个公社包括相当数量的独立小村落（hamlet），我们非常不恰当地为之命名为村庄（village），有时村庄之间的距离之远需要2—3天的路程才能到达^②（335，Muong-Khuong^③）。

邻近的黄树皮（Hoang-Su-Phi）地区，“村庄通常由至少两个更小规模的村落组成，每个小村子又包括3到4个屋舍，有时木屋之间的距离相当遥远。我们还发现许多孤立的屋舍”。（317，Hoang-Su-Phi）再向东部高处的官坝（Quan-Ba）：“我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大面积人口聚居的现象。而是散落在平原的仅有两三户人家的小村落。”（318，Quan-Ba）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在公社一级管理：“作为一项规则，所有权制度是村庄内是共有的。”（335，Muong-Khuong）土地所有权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在岱依人 Tho^④ 中）土地所有权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私有财产，第二公有财产。私有财产是唯一可以赠与、继承、出售或转让。由此发生的任何财产变动都由公共机构人员起草的文件证明，副本提供给各方。原件不予保留。公有财产包括耕地或未耕地，即可用储备土地。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岱依公社成员可获得公用稻田的一部分。这部分财产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此是不可转让的，直到他去世。至此，财产将交还给集体。（307，Yen-Minh）

① 为了历史的完整性，本文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档案中的原始写法，不同作者的写法可能有所有不同，偶尔出现破折号或大写字母，但大部分没有变音符号。

② 在本文中，我直接对法语的引文进行翻译和再版，并且未经编辑，这可能会导致民族名称、地名和方言俗语的写法有一些变异。

③ 编号在300以内的档案是1903年至1904年MSS. EUR系列的一部分，收藏在位于巴黎的法国远东学院。

④ Tho是法国人所赋予的族名，现在被称为岱依（Tày）。

(在热依人 Nhang^① 中) 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 但稻田的分配机制是古老的, 使用者认为这些稻田即使无法出售, 也是属于他们的财产。新耕种的土地则遵循谁开荒谁占有的原则。(332, Ban-Lao)

例如岱依人开辟森林来耕种玉米, 一旦土地被耕种, 他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沿用。这就是由于首次占用而产生的所有权和财产的案例。(66103, Thong-Hoa-Phu^②)

使用土地的私有权, 依据谁开荒谁所有的原则把土地作为商品的做法在高地非常普遍。在封建实体中 (主要是泰语地区), 这些权利是通过继承权而进行代际之间的传递的。在远离封建统治核心的外层边缘地区, 由于公共财产的缺乏而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相对固定的、轮换作业的农耕土地使用机制, 生发出更加灵活的土地使用权的界定: “(在苗人中^③) 土地是属于那些耕种土地的人: 既没有所有权冠名也没有土地记录。仅凭传统和集体记忆来决定哪些家庭有耕种哪片土地的权利有。”(318, Quan-Ba)

关于男性在所有权中的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报告都有体现, 几乎所有群体中常见的做法如下: 在岱依人和依人 (Nung)^④ 中, 家庭财产是由男性首领来统一管理。(305, Ta-Lung) 继承的财产不仅包括土地, 而且还有住房、债务、孩子以及所有个人物品。就第三军事领区的岱依人的习俗, 军区区长米利尔 (Mellier) 有如下描述:

一旦一个家庭的男性首领无法或不愿继续亲自管理他的财产, 或者当他去世, 他的财产由他的男性后裔之间平分。如果女儿在未婚, 或已婚但与兄弟合住并分摊共同开销的情况下也可以参与财产继承, 这些共同的义务包括赡养父母、家庭房屋维护、祖先祭坛, 祭祖仪式等。(317, Hoang-Su-Phi)

在远离较为肥沃的高原和山谷地区, 基于血缘关系的群体中有限的财产

① 今天被称为热依人 (Giáy)。

② 编号在 66100s 以内的档案是 1897—1898 GGI 系列的一部分, 现存档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海外国家档案馆。

③ 现在的的赫蒙 (Hmong)。

④ 依人 (Nùng)。

也使其代际传承没有那么复杂。当一个人的父亲去世^①，例如，长子继续留在父亲的房子里，但他继承的遗产并不会比他的弟弟们多很多。女儿们无权继承。(307, Yen-Minh) 女儿结婚并离家之时，会继承一些由家庭中的女性赠予的物品，女儿们继续将财产传给自己的女儿。

税收与债务

对于大多数高地生活的人来讲，由统治精英征税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多数时候，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在封建制度较为巩固的地区，由于农民已有数个世纪的交税历史，因此征税效率也更高。在这些地区，世袭社区领袖和当地地方行政长官 (ly-thuong)^② 受法国政府认可，除其他责任之外，他还承担征收土地税的职责：“村长老负责内部治安、司法、税收和公共财产的分配，他还负责销售合法化并确保适当的道路维护。” (335, Muong-Khuong) 他的工作由显要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来协助：

显要人士委员会进行公社事务管理，负责监督公共财产分配，招募社区劳力，接收公社的收入并决定其支配，监督道路和其他公共工程，决定家户作为纳税单位的份额，并负责孩子们的教育。(338, Thai-Nien)

前殖民时期当地的征税机制就是以家户为单位，法国殖民统治依然保留了这一做法：殖根据当地习惯中，家户是由所有生活在同一个房屋的人构成，因此到目前为止，税收实际上是由居住在同一个房子的人共同缴纳。……个税不存在，而是合并到财产税中。经显要人士委员会讨论决定，灌溉水田每单位每家庭缴纳 3.2 元^③，山区稻田每单位每家庭缴纳 1.6 元。(331, Ba-Xat)

消费税主要是通过盐、酒精和鸦片这 3 种国家垄断商品的销售来征收的。价格一般在黑市上较低，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去国营商店购买。避税类似于猫

① 瑶族 (Dao)。

② 越南语的写法是 ly tru'o'ng，这个词普遍翻译为“村长老”。

③ 档案中出现的货币指的是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贸易银 (piastre de commerce) 又称法属印度支那元。

捉老鼠的游戏：

我们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在北圻这一带（由泰国人和安南人^①管理的）酒馆和烟馆就是个骗局；而海关与之沆瀣一气。事实上，零售商有自己的客户群体，他们只申报先前商定好的鸦片和酒精的数量，通过占有鸦片无偿通关和酒精生产的税收部分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343, Luc-An-Chau）

激烈的避税行动包括用脚投票：“例如，一个部门的指挥官希望获得纳税人的税收，却得知这个人几个月前还属于他的领区，现在已经搬到了附近区域的某个角落。”（335, Muong-Khuong）“这些苗人几乎一无所有，一旦他们被要求工作、缴纳税收或是服劳役，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搬离我们的区域。”（337, Phong-Tho）

殖民前的公共管理继续得以维持，并简直成了法国军事指挥官的左膀右臂。税率和劳动力需求由高层指挥官决定，按比例分配给每个公社的人口。在多民族公社中，税收征管则沿民族序列拆分：

例如，（岱依人的）村长老在与其他种族领导人协商后分配应缴纳税款。他自己征收本民族岱依人税款，其他领导人在自己的族群中进行税款征集，在同一时间，将他们征收上来的税款交给该部门指挥官。如发生争议，村长老负责解决纠纷。（308, Nguyen-Binh）

在沿边境地区，法国殖民者鼓励与中国的交往，因为由此可以在边界双向产生利润并支撑税收：“我们当地人经常参加在边境的中国市场，反之亦然，中国涌向我们的市场。”（306, Trung-Khanh-Phu）

覆盖玉福（Ngoc-Phuoc）公社境内的广袤森林，部分被苗人砍伐来加工棺材板。用斧头砍伐的、原木制成的棺板大批量出口中国云南。这项跨境贸易的税款依据棺板尺寸大小分别支付十美分或五美分。（66105, Ba-Xat）

^① 泰族和京族（越南）。

很巧妙地，如果对保护地有潜在的好处，殖民边界看管人也受到上级鼓励对走私视而不见：

在过去的一年中，该部门的指挥官不断鼓励居民从事走私贸易（盐），因为这对该地区有利，甚至为那些不具备必要资源的人提供贷款。（66105，So-Nhieu）

生产力较低的农民经常需要帮助，债务可在家户层面，抵押物通常是劳动力或下一个收获季节的大米；或在社区层面，抵押物是集体资产：（在热依人中）原则上，土地是不可分割的，但有时持有筹码的公社可以将它作为抵押品（338，Thai-Nien）。当进行婚礼和葬礼等极少不得不用到现金的场合，据记载，中国商人是现金借贷的主要来源：

如宝塔的建造或修缮项目，贷款人往往提供部分贷款或补齐所缺款项。当然，多数情况下都会涉及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长老会按照财富多寡来在成员中分配债务比例。（301，Dong-Khe）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货币形式的贷款并不易获得：“（在岱依人中）除非农民一无所有，否则公社是不会为债务做抵押的。但这种情况通常并不多见。”（301，Dong Khe）相反，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平等互惠的习俗更为常见，很多人引用如下的话：“采收和耕种稻田都是靠邻居帮助而完成，当邻居需要，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回报。”（307，Yen-Minh）

资 本 化

一个家庭除了维持日常消费所需费用，还需要考虑长期稳定性。最常见的资本形式，除了封建公有土地使用权和驯养动物——水牛、牛、马、羊和猪等都被提及作为家庭投资的方式之外，还有首饰。在整个高原，首饰^①非常常见，从银条、银币到铸造银饰品。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记载了这一活动：“非常时尚的（依人）女性都酷爱珠宝首饰，她们的手腕和脖子戴满了银饰品。”（306，Trung-Khang-Phu）“所有（白种泰国男人）钟爱珠宝，并从他们孩提

^① 附带提一下，在整个的档案中黄金完全没有提及。

时代就开始佩戴手镯或项链。（苗人）都有珠宝、项链、手镯和戒指。”（337, Phong-Tho）需求几乎是恒定的，有些人投资白银贸易：

三堂（Tam Duong），沙坝（So Pa），马村（Ma Cung）和马库内（Ma Cune）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珠宝商制作项链、手链、戒指、耳环、夹子、首饰盒等，所有女性喜爱的珠宝应有尽有。芒族人（Mans）和苗人知道如何制作这些首饰，只是加工工艺还比较粗糙而已。（66105, Phong-Tho）

银匠们并没有太介入到白银交易，因为他们只是为亲友或邻居等一小撮人提供首饰制作：“因此，我们发现一些漂亮的物品，如项链、手链、耳环和戒指。这些首饰都是原创设计。但像其他行业一样，人们只是自产自销而已。”（66105, Ba-Xat）

因此，对当地人而言，白银是最保值的投资方式。通常只有在某些公共场所或集体节庆，或是像新年庆典、集市，准新郎新娘们借此机会根据所佩戴首饰来确定亲家的家庭财富。尽管如此，在盗窃频发和殖民者到达前的战争时期，小型而非固定的银器投资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几乎在 1897 年至 1898 年的每个报告中都有相关的叙述章节“征服叙事”。（McAleavy, 1968）如果不是公开展示的特别需要，把白银埋在森林里才是更明智的策略。

1900 年左右高地生计的核心要素

狩猎、采集、森林与覆灭

几乎每一个报告都列出狩猎和捕鱼是当地生计的基本组成部分，这里举几个例子：

芒族人（Mans）既是杰出的猎人又会捕鱼，拥有从事狩猎和捕鱼所需的所有设备。我们看到，曼苗坦（音译 Man Méo Tam）挂在自家角落的工具通常有：原始弩、矛鱼叉子和一种奇怪的枪。芒族人（Mans）和苗人把细长的枪管和没有间隙的火绳枪抗在肩上，简单地放在脸颊旁来瞄准……这些枪用来防御那些在住所周围窜来窜去的食肉动物或对农田可能造成损失的其他动物。（301, Dong Khe）

该地区的动物包括：虎、虎猫、熊、野猪、鹿、水獭、豪猪、穿山甲、猴子和黄鼠狼。主要鸟类有：老鹰、乌鸦、鸽子、鸟鹑、鹑、鹧鸪、野公鸡母鸡、普通野鸡和白鹇。当地人狩猎用步枪或圈套。在1897这一年里年，他们捕猎了4只虎、半打虎猫、黄鼠狼、鹿、豪猪和穿山甲。（66104，COC-RAU）

地区所有河流都盛产鱼。居民使用渔网或建筑水坝来捕鱼。所有的河流堤坝都配备了陷阱。在一些地方，当地人用一种植物来使鱼晕眩。有时一个村庄的所有居民合力用网挡住小溪，直接将鱼入网。当地人把鱼在溪岸上用特殊的烤炉稍加焙烧或烟熏即可食用。（66104，COC-RAU）

一些报告列出不少小猎物，有人对此不屑一顾，法国人可能也不会给予更多的重视：鸟类、小老鼠、蛇、蜥蜴、龟、昆虫、蜗牛，河虾和贝类等。而上文提到，当地人也猎杀大型食肉动物以保障他们的住所安全，这当然是正确之举：“1897年五人在灵湖（Linh-ho）公社境内被老虎吞噬了。”（66104，COC-RAU）狩猎也有利于促进贸易，熏制或腌制的鱼、皮毛制品、销往中国和越南的药库：“曼朗田人（音译 The Mans-Lang-Téén）捕熊并出售肝、胆，这些被认为是优良的抗风湿病良药。”（343，Luc-an-Chau）

大部分边境地区被森林所覆盖，据报道，这里的森林郁郁葱葱，甚至到了无法穿越的地步，这也侧面说明了当时高地森林砍伐较为适度的状态：“无穷无尽的森林覆盖了所有的山脉，构成了这个区域的天然屏障，森林也蔓延至所有的包括粘土和石灰岩小山等次区域。”（66103，Na-Ri）“在北干（Bac-Kan）的部门领土，三分之二都覆盖着森林。”（66103，Bac-Kan）正如一位作家雄辩地指出：“森林是整个北圻地区的伟大女主人。”（66104，Bang-Hanh）也许森林对当地居民来讲最大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几近用之不竭的土地，可供不断进行轮歇式开辟和耕种，这种方法在所有群体中都十分普遍。法国人却谴责这种开辟土地的方式，他们将这种做法等同于纯粹的破坏和严重犯罪，因其大大降低了森林的“商业潜力”。“一般森林覆盖山峰；整个北部区域的当地人都遵循用火焚烧所有植被类型的传统。”（66104，Quan-Ba）“苗人清除山坡，似乎这种方式最有利于旱稻种植，但这里曾经树木繁茂，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森林的毁灭者。”（335，Muong-Khuong）持有西欧人固有的对农业生产方式的理解，即使他们亲眼所见，军官们依然无法真正明白这种做法，并表示不满：“岱依人，特别是芒族人（Mans），有着焚烧森林的恶习。”

(66103, Na-Ri)

考虑到芒族人 (Mans), 尤其是苗人 (Meos) 是游牧民族……他们扎营而不定居, 他们通常在种了一两季作物之后就放弃土地继续焚烧森林开辟新的土地, 我们认识到这个区域的森林岌岌可危的命运。(66105, Ba-Xat)

“即使当地人日常烧林开荒的习惯让山地满目疮痍, 但森林规模还是相当大的。”该官员还加以断言, 尽管可以说是出于错误的理由, 林规模还是相当大就放弃土地继续焚烧森。(66103, Soc-Giang)

尽管如此, 用古老的采伐方法, 森林的蕴含量仍然是非常丰富的。第三军区指挥官博尼法西 (Bonifacy) 1903 年总结的报告记载, 森林提供了广泛的消费品和商品:

在林产品中, 棺木和桌木是最受欢迎的, 台风后埋在沟壑中的残余可为证。卡克荣 (音译 Coc Rau) 和北光 (Bac Quang) 地区则出口普通的木、竹、槟榔根。野生山药 (cu~ nâu) 是重要的贸易商品。人们还发现森林中有食用块茎, 最常见的是山药, 竹笋和水果。野芭蕉树的树干可以用来喂猪。河江 (Hà Giang) 地区收获的甘蔗林现场处理转换成糖蜜或红糖。(313, 第三军区)

森林是当地人的生命线。在食物短缺的年代, “如果缺乏水稻和玉米, 他们在森林里找到竹笋, 野生香蕉, 花卉水果, 野生块茎, 嫩树或植物的叶子, 他们通常在吃之前稍加烹调”。(66105, Phong-Tho) 在战争的艰难岁月中, 森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避难作用, 正如一个倍受启发的军官这样描述:

对于北圻地区北部高地的居民, 高地人 (the montagnard), 森林实际上是提供庇护的大恩人。他知道她的每一个角落。在他曾经受到困扰的时刻, 当战争与恐怖破坏困扰着村庄时, 贫困、沮丧、无助的他来到森林寻求庇护。她曾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他的牛和所有生活必需品不受侵扰。当粮食耗尽之时, 森林毫无保留地提供竹笋、肉质根、所有只有山民才懂得的资源。因此, 他爱她, 他尊重她, 他愿守护他的森林免受攻击。(66104, Bang Hanh)。

农业、经济作物、畜牧业与懒惰

农业活动取决于地形、海拔高度和来自平原的影响。生产力最高、最有价值的种植形式是梯田灌溉水稻。水稻种植大多集中在既定的领域核心区和中度海拔河谷及其辐射地带：“岱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灌溉和维护状态很好的稻田上。他们只在较容易灌溉的山谷中进行种植。”（66103, Tach-Lam）

山谷的土壤属粘土性质，是极为肥沃的。而在山区，石灰石使得种植较为艰难，但土壤也非常肥沃，早稻、玉米、棉花靛青和麻的产量都很丰盈。（66105, Pa-Kha）

从核心区上坡，轮歇种植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但也有很多小片过渡性的狭窄的山谷，这里两个种植系统并存：“当地的泰族人既种植平原常见的红米或白米，也模仿芒族人种植高原早稻。”（66104, Bang-Hanh）

在较高的海拔，高山（旱）稻常常与玉米共存：

砍伐树木后，他（苗人）放火烧干灌木，直到所有的植物化为灰烬。然后，开始翻土、种植早稻。这种方法也用于玉米种植，这对于苗人而言比早稻更为精耕细作。把玉米磨成粉，这便构成了日常饮食的基础；玉米也可以用来制造当地人常喝的酒。（335, Muong-Khuong）

除了水稻和玉米之外，高原农业种植似乎较为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几种农产品：“粮食作物以玉米、荞麦、山药、土豆为主，有少量水稻、蔬菜，甘蔗和水果树。”（313 第三军区）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指出，对于绝大多数边境农民而言，作物选择、耕地数量都取决于家庭生活所需必要量：“贸易几乎不存在。（热依）当地人非常容易满足，只要能够维持不会饿死的状态就不会更多劳动。”（334, Trinh-Thuong）^①事实上，一些报告强调，部分表达了记录者的

^① 显然，一些贸易根本不存在，如下面部分中的详细说明。记载档案的军官说，也许是不自知地，从他作为欧洲观察者、位于殖民地军事前哨的有利位置来看，没有多少交易（即货币化交换）。这只是说他们的观察所及的有限范围，从而这样的结论忽略了所有超出他的视线的可能性，也许很多涉及以物易物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互惠交易都是他们没有看到的。

困惑——当地农民并没有任何想要增大生产量的意愿：

当地人极易满足，也不热衷于生产。对我们所追求的更好的生活无动于衷。只要能满足全家一年口粮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花时间去做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如穿得更好、住得更宽敞、提高农业种植技术、织造技术、交通方式等，他们仍然维持着远古时代祖辈的一切。（66105, Ba-Xat）

很多法国记录者将这些做法解读为无耻和冷漠。“在一般情况下，岱依人懒惰、满足于小利，能活着就是唯一的目的，完全不考虑发展。”（305, Ta-Lung）“热依人耕种水稻，但像本地区的所有种族一样，他们既懒惰又冷漠，只种植他们生活必需量。”（337, Phong-Tho）“白泰人，所有的芒族人（Mans）和热依人都是农民，但是全都懒惰而粗心；他们满足于适量收益，远远没有物尽其用。”（66105, Pho-Lu）毋庸置疑，“懒惰”“冷漠”和“粗心”这些字眼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判断，正如阿拉塔斯（1977）所讨论的，这忽略了当地农村的现实和历史背景，所反映的只不过是殖民预设。（Stipe, 1980; Stocking, 1991）如另外一些更慎言的军官如奥古斯特些博尼法西（Auguste Bonifacy）所理解，所谓的冷漠其实更准确地应视为消极怠工，曾遭掠夺和无情的税收制度都使生产的积极性殆尽，只要保证生存所需即可：

岱依（Tho）农民是当地大多数人口……只有在确定不需缴纳更多税款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决定开辟新的耕地。……在这个国家，休耕地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其中当地人需求甚少，森林又提供无穷的资源，这就要求使用必要的手段来鼓励增加耕种。但一提到新的税收，这些方法顿时都徒劳无功。（313, 第三军区）

报告中指出几乎所有的经济作物通过当地集市交易只产生较少盈余，主要原因是以货易货。因此通过经济作物种植而积累大量财富比较罕见。一位驻扎在鲁安州（地名音译 Luc-an-Chau）的军官对这种状况如此描述：“岱依人，只有当他们需要钱时，或是庆祝春节或不得不纳税时才会卖粮食。因此，没有比元旦前或缴税前的市场更热闹的了。”（343, Luc-an-

Chau)

关于家畜，所有的报告都提到小型家养动物一般都自由在各家走窜。据观察，更大更有价值的牲畜，如马、牛和用作耕地的水牛等，为了安全起见，各家都尽可能把牲畜留在自家庭院范围。

鸦片与否

学者们一直认为，自 19 世纪中叶起，罂粟已成为整个中国南部边境的普遍作物，甚至有人提出，鸦片行业可能促成北部高原地区形成市场经济的雏形并传播至高地人当中。(Lebar, Hickey, & Musgrave, 1964; Geddes, 1976; Cooper, 198; McCoy, Read & Adams III, 1989; Chouvy, 2009) 法国商业媒体如《印度支那经济公告》以及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高地居民当代口述历史让我们得知，越来越多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最终在边境地区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从 20 世纪之交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

法国军官 1897 年的调查一致显示，鸦片在当地并没有广泛大量种植。相反，鸦片主要从中国进口，且试图在处于低地的殖民政府工厂进行植物提炼并销售到沿海市场或更远：“鸦片主要来自云南销往三角洲地区。”(66105, PA-KHA) 在第四军区的 Binh-Lu 以及沿红河区域 (66104, So-Nhieu and Pho-Lu) 没有本地生产的罂粟 (66105, Phong-Tho)。第三军区也如此 (66104, Hoang-Thu-Bi)。第二军区：“八角和罂粟不会在该地区种植。(当地人) 说，土壤过热无法种植罂粟”(66103, Tach-Lam) 是其主要原因。少量鸦片还是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到高原市场，但规模较小，只限于国内消费：

(鸦片) 是进口商品，来自云南。……尼伊 (So-Nhieu) 的人口稀疏，因此鸦片的消耗极少。许多小贩走村窜户兜售鸦片，但只有在少数处所卖出一些，都是以现金交易。(66105, So-Nhieu)

鸦片这个支撑着暴利行业的商品并被法国和英国广泛接受为合法商品的时期。(Descours-Gatin, 1992; Le Failler, 2001)，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圻高原地区却对此鲜有报道。殖民地国家和黑市交易商都愿意尽可能地从任何生产它的农民手中购买利润丰厚的生鸦片。因此军事观察员应该没有理由故意在其报告中淡化它的存在。相反，在上级的鼓励下，视察员不断发现具有鸦片生产潜力的地区：“可能官坝 (Quan-Ba) 地区还没有适应这种 (鸦片) 作

物。”(66104, Quan-Ba) 一些人不断地进行尝试:“我们的实验发现,花园中种植的法国蔬菜都奇妙地茁壮成长,但是罂粟的种植似乎并不成功。”(66105, So-Nhieu)“以咖啡和鸦片作为种植测试对比对象。咖啡幼苗生长良好。而鸦片的收获量太小,不足以得出结论。”(66103, Quan-Uyen) 军方甚至鼓励当地人也加入实验的队伍来一显身手:

两年来,通过巨大的努力培育出一些特色产品让高平县及部门的本地人种植,之后,在欧洲殖民者的带领下,当地本可以迅速发展,通过咖啡、烟草、鸦片的种植来提升地区的财富。但是,不管我们自己示范也好,建议也罢,当地人的懒惰和漫不经心却是无法改变的本性,他们不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无法取得更好的效果。(66103, Circle of Cao-Bang)

5年后,在1903年调查的过程中,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苗人没有种植鸦片,鸦片还是来自中国。”(336, Pa-Kha) 然而,军官现在更加熟悉当地的情况,为了抓住商机,也许想向当地人施加压力,因而记录了更多有关罂粟种植的参考资料:“有一些热依村庄有罂粟田,但不是因缺乏照顾,就是气候不利于种植,收成一般。”(335, Muong-Khuong)“我们发现呐撒街(音译 na cho cai) 附近有几块罂粟田。”(318, Quan-Ba) 再往东部一带:“苗人种植玉米、荞麦、油籽、蔬菜和鸦片。”(315, Dong-Van) 鸦片被列入集市商品价格表中。但总体而言,罂粟种植提及较少,而且大多只提供当地人消费。在整个1903年的调查中,罂粟种植和收割汁液的唯一实际描述是河江(Ha-Giang)地区的安明(Yen-Minh)附近的几个苗人和傣佬(Lolo)村落,而且仅有四行。(307, Yen-Minh)

贸易和酬薪工作与否

用指挥官博尼法西(Bonifacy)的话来说:“本地人仅仅出售或交换他们剩余的粮食和部分林产品。”(313, 第三军区) 另一名军官也佐证:“岱依人只关心农业。”(66103, Tach-Lam) 总之,贸易在家庭的生计策略中居次要地区,辅助农业、狩猎和采集,只有为了获取高地难得的必需品,贸易才得以发生。费什(Fesch)中尉对贸易相对简单的机制总结如下:

贸易是由土地产物的交换或者市场售卖、本地手工与餐具、工具、

本州 (chau) 无法制造的工艺品，或者产量不足以满足民众需要的产品之间进行进行。这里没有商业企业，连有着一个店铺和资金以获得实在的结果的萌芽阶段也算不上。中国人自己就有着主动创业的精神和必要的商业技能。(305, Ta-Lung)

在法国军官实地视察期间，在法国官员的记录里当地人之间的商品交易少之又少。即使偶尔的交换也不以货币进行也鲜有记账。“岱依人种什么吃什么，以自己的消费需求为主，由此产生的贸易几乎为零，也有以物易物的情形。”(307, Yen-Minh) 此外，如果交易发生的法国军官观察范围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会留下任何记载。出于这些原因，报告中发现的唯一证据是指法国人观察到集市或者法国岗哨附近。

街天通常是每5天或6天一次：“在前3个位置，定期每隔5天赶集一次。(66103, Na-Ri) 法国人指出，在殖民统治之前，货币一直在使用，以货易货的小额交易在该地区已普遍盛行；更重要的交易（鸦片）几乎总是涉及现金。”(66104, Hoang-Thu-Bi) 这特别用于与中国商人交易的情况，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支付都是以现金完成，如聘礼。一般情况下，农民对于大多数日常物品都是非货币化的交换，货币只为某些特殊场合而存。白银以及中国和越南钱币都是常用的货币，直到1885年法国殖民者增加了法属印度支那银元 (Piastre de commerce)^①。

薪酬农作与徭役不同，从报道来看似乎很少发生：

除了开荒这样既重要又严肃，但异常困难的事情之外，（潜在的）欧洲定居者还面临非常痛苦的情形：任何一个欧洲人想要在这个地区建立农场，都少不了最关键的要素，那就是必要的劳力。他根本就不必期待本土人会帮助他或参与收益分成种田。当地人只为自己工作，即使有再高工资的诱惑也不会为一个陌生人效力。因此，不得不从外面雇人。(66104, Bang-Hanh)

但是，除了耕地，每个部门差不多都有数以百计的法国人，也就是说总共有几百人为当地提供了有偿劳动的机会：修建公路、维护工作、用品供货、洗衣、厨师和其他个人服务等。这对当地人是否有吸引力呢？结果证明，来

^① 更多信息请参见米肖和特纳（即将出版）。

应征这些工作职位的不是当地高地人，而是低地地区的京族人（Kin），他们专门为工作而搬迁到这里：

安南人来自山谷地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地点附近，并在各个站点之间做小买卖，只要工作靠近他们的住所就心甘情愿地承担各种家务苦差事。（334，Trinh-Thuong）

同样的：“安南人住在部门总部所在的村镇。男性几乎都作为侍者或苦力，妻子们做一些小买卖。”（338，Thai-Nien）像修建海防至昆明的铁路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穿过第四军区领地和其他路桥的建设，本应吸引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但事实上，这些职位大部分由来自中国的不熟练的外来移民所占据（甚至在法语中也称为苦力）：“不论是铁路工作还是在工厂和车间，大量的中国劳工被雇佣。”（338，Thai-Nien）

当地的劳动力不充分，采矿经理不得不向中国人求助。……（中国）苦力在工厂中工作，人员环境比较复杂，一帮盗贼和海盗混迹其中。大部分苦力的工作都是供应军需。（308，Nguyen-Binh）

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军事基地的有偿工作机会非常重要。这包括进驻部队搬运、侦察、引导和其他各种服务。有些高地人至少得到了这样的一些工种：

（红河）右岸马匹数量极少，因而雇佣更多苦力；泰族人和芒族人是很好的搬运工，每人每次能够搬运 30 公斤。马匹包括马夫每天的费用是 45 美分，搬运工的费用是 15 美分或 20 美分，这取决于是否包括食物（大米）。（66105，Pho-Lu）

通常，这样的任务由当地招聘的民兵来完成，他们也负责有关边境安全的其他任务。

许多我们称之为游击队的居民被我们武装起来，监管边界和一般区域。他们有责任报告任何潜入意图，当军队镇压这些势力时给

予必要的支持。(301, Dong Khe)

但总体而言，高原居民很少愿意为了获得薪酬而工作。一名军官总结说当地人缺乏对经济机会的热情：“这些道路基本所有的运输都是依靠马，因为当地人厌恶做苦力这样的工作。”(66105, Muong-Khuong) 报告表明，只有当地首领或是村长老委员会亲自动员，并以正式立法的形式规定，当地居民才会不得已而为之。

结语思考

尽管有种种困境，这些原始资料——在其完成后极少有机会使用——在一个世纪之前已限量出版（Lunet de Lajonquière, 1904 年和 1906 年两卷）——由此得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由平原地区的越南皇权发起、由欧洲殖民侵占者催化的一个复合的、古老的、多层次性的社会体系向现代化的迟疑转型。该材料包含了各种原真的、三心二意或者有时伪造的依从性；内源性社会与外源性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区域、山谷、村落和家庭之间的机会主义与反抗。

然而，这幅 20 世纪之交高地经济活动的画像远未尽完整。^① 我倒不是苛求其详尽无遗。这篇文章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包含太多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鉴于同时代的其他佐证极其稀有，这样的民族志可能会揭示内生性政府形式与经济依附于世界新秩序的关键一刻，却随着殖民占领而被再现与扩散。得到巩固的高地国家所实施的新秩序也为后殖民时代越南的发展打下基础。

毫无疑问，由殖民国家的与殖民者书写的民族志，当目标瞄准边缘的、隔离的边境居民时，形成“距离抹灭技术”（Scott, 2009）的独特形式。它在宏大的殖民计划中的意图不单单是减少国家核心地区与边缘的文化差异，也旨在缩小其政治和经济上的距离。（Stocking, 1991；van Bremen & Shimizu, 1999；Middleton, 2011）而且减少甚至消除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摩擦”以及我所述的文化摩擦——威胁到国家叙事主导地位的方言乡音、鲜明的宇宙观、基于血缘的权力关系以及任意的经济体制。正如这个案例研究所显示，以及前殖民时期研究北圻边境地区的极为

^① 更何况，西双楚泰涵盖了黑水河（Đù River）流域内的边境地区（Failler, 2014）。

罕见的民族志书写 (Davis, 2013), 当用作一种标准化的武器之时, 边缘社会地区的民族志对提升其领土以及人民的合法性产生了巨大的贡献。由于相同的过程, 其他形式的摩擦依次形成, 并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经济竞争、政治调控、以国家为依照的文化同质化以及民族特征的本质化^①, 所有这些新的摩擦构成了完全融入现代国家体系的代价。(Scott, 1998; Tsing, 2005)

安·斯托勒 (Ann Stoler, 2009) 警告说, 档案中如“懒惰的土著人”“本地人买女人”“迷信”“巫师”“假的”“欠缺”等字眼生动显示了出于殖民者之手的民族志的固有缺陷。(Kleinen, 1996; Alatas, 1977; Des Chene, 1999; Pels & Salemink, 1999) 毫无疑问, 这是一次性的, 由经验不足、几乎不反思、深受固有意识形态影响、心存偏见、在刚性军事体制内进行的调查, 军官记录者受限于其在殖民地的位置和主观性。这些官员只能报告他们所见所闻, 他们只能记录那些适于自己等级的事, 结果, 他们忽略了高地其他部分的复杂性。在这个面纱所偏袒的不完整的真理背后, 可能隐藏着或不可见的法律程序、活动、交易及决策过程, 而这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审视范围。其结果是, 这些外来者并没有充分领略文化系统或边境人群的生计, 而文化体系太神秘让他们无法完全理解。那么我们应该因此而放弃这样的证据呢? 当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工作去破译它。

披露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已出版文献

Anonymous. 1903. *Annuaire général, commercial, administratif et industrie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General, commercial, administrative and industrial directory of French Indo-china). Hanoi: F. H. Schneider.

Alatas, Syed Hussein. 1977.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London: Frank

^① 这就是说, 现今的越南由 53 个“少数民族”组成, 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位保有原始特征的近似神灵的领袖。(VME, 1997; Salemink, 2001; Michaud, 2009)

Cass.

Bonifacy, Auguste Louis-M. 1904. Monographie des Man Quan-coc (Monography of the Man Quan-coc). *Revue Indo-Chinoise* (30 November): 726–734; (15 Décembre): 824–832.

Brocheux, Pierre, and Daniel Hémary. 2009. *Indochina: An Ambiguous Colonization, 1858–19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ncian, Frank. 1989. Economic behavior in Peasant Communitie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edited by S. Plattner, 127–170.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uvy, Pierre-Arnaud. 2009. *Opium: Uncovering the Politics of the Popp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ective. 1921. *Ethnographie indochinoise (Indochinese Ethnography)*. Collective summary for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Synthèse collective à l'occasion du 20e anniversaire du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XXI*: 167–196.

Condominas, Georges. 1976. Essai sur l'évolution des systèmes politiques Thais (A few remarks about Thai political systems). *Ethnos* 41: 7–67.

Cooper, Robert G. 1984. *Resource Scarcity and the Hmong Respons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Bradley C. 2011. Black Flag Rumors and the Black River Basin: Powerbrokers and the State in the Tonkin-China Borderlands.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6 (2): 16–41.

Davis, Bradley C. 2013. A Vietnamese Ethnographer in Black Tai Territory. Phạm Thận Duật and the Limits of Empi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Frontier Frictions: Cultural Encounters, Exchange, and Emergence in Asian Uplands',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Halle, Germany, November 14–15.

Des Chene, Mary. 1999. Military Ethnology in British India. *South Asia Research* 19 (2): 121–135.

Descours-Gatin, Chantal. 1992. *Quand l'opium finançait la colonisation en Indochine (When Opium was funding colonization in Indochina)*. Paris: L'Harmattan.

Diguet, Emile (Capitaine) . 1908. *Les Montagnards du Tonkin (Highlanders*

of Tonkin). Paris: Librairie Maritime et Coloniale, Augustin Challamel.

Dupuis, Jean. 1910. *Le Tonkin de 1872 à 1886. Histoire et Politique* (Tonkin from 1872 to 1886. History and politics).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Ellis, F. 2000.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amin, Pierre-Paul. 1895. *Au Tonkin et sur la frontière du Kwang-Si* (In Tonkin and on the Kwang-Si Border). Paris: Augustin Challamel.

Fourniau, Charles. 1989. *La Frontière sino-vietnamienne et le face à face franco-chinois à l'époque de la conquête du Tonk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and the Franco-Chinese stand-off at the time of the conquest of Tonkin). In *Les Frontières du Vietnam* (The borders of Vietnam), edited by P. B. Lafont, 84 – 108. Paris: L'Harmattan.

Friedman, Jonathan. 2000.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The Evolution of 'Asiatic' Social Formations*. 2nd ed.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Geddes, William R. 1976. *Migrants of the Mountains.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Blue Miao (H'mong Njua) of Thai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udeman, Stephen. 2008. *Economy's Tension: The Dialectics of Community and Market*.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Horstmann, Alexander, and Reed L. Wadley, eds. 2006. *Centering the Margin: Agency and Narrative in 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 2nd ed. Oxford: Berghahn Books.

Kanji, N., J. MacGregor, and T. Tacoli. 2005. *Understanding Market-based Livelihood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Combining Approaches and Methods*.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Kleinen, John. 1996. *Ethnographic Praxis and the Colonial State in Vietnam. In Viêt Nam. Sources et approches* (Viêt Nam. Sources and perspectives), edited by P. Le Failler and J. M. Mancini, 15–48. Aix-en-Provenc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Lebar, Frank M., Gerald C. Hickey, and John K. Musgrave, eds. 1964.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Le Failler, Philippe. 2001. *Monopole et prohibition de l'opium en Indochine*:

le pilori des chimères. (Monopoly and prohibition of opium in Indochina. The pillory of the chimeric).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Le Failler, Philippe. 2011. The Đèo Family of Lai Châu: Traditional Power and Unconventional Practices.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6 (2): 42–67.

Le Failler, Philippe. 2014. La rivière Noire. L'intégration d'une marche frontière au Vietnam (The Black River. Integration of a frontier in Vietnam). Paris: CNRS Éditions, 570 p.

Lefèvre-Pontalis, Pierre. 1902. Voyage dans le Haut-Laos et sur les frontières de Chine et de Birmanie (Journey in Upper Laos an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and Burma). Vol. 5 of *Mission Pavie Indo-Chine 1879–1895 (The Pavie Mission in Indochina 1879 – 1895) Géographie et voyages (Geography and Travel)*. Paris: Ernest Leroux.

Li, Tania. 2014. *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unet de Lajonquière, Étienne-Edmond. 1904. *Ethnographie des territoires militaires (Rédigé sur l'ordre du Général Coronat d'après les travaux de M. M. le Lieutenant-Colonel Diguët, le Commandant Révérony, le Capitaine Fesh et al.) [Ethnography of the Military Territories (written on the orders of General Coronat from the works of Lieutenant-Colonel Diguët, Commander Bonifacy, Commander Révérony, Captain Fesch, et al.)]*. Hanoi: F. H. Schneider.

Lunet de Lajonquière, Étienne-Edmond. 1906. *Ethnographie du Tonkin septentrional (Rédigé sur l'ordre de M. P. Beau,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d'après les études des administrateurs civils et militaires des provinces septentrionales) (Ethnography of Northern Tonkin, Written on the Order of Mr. P. Beau, Governor General of French Indochina, Based on Studies of Civil and Military Administrators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Paris: Ernest Leroux.

McAleavy, Henry. 1968. *Black Flags in Vietnam. The Story of a Chinese Interven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McCoy, Alfred W., C. B. Read, and L. P. Adams III. 1989.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Harper Torchbooks.

Michaud, Jean. 2013. French Military Ethnography in Colonial Upper Tonkin (Northern Vietnam), 1897–1904.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8 (4): 1–46.

Michaud, Jean. 2007. 'Incidental' Ethnographers. French Catholic Missions on the Frontier of Tonkin and Yunnan, 1880–1930. Leiden: Brill Academic.

Michaud, Jean. 2009. Handling Mountain Minorities in China, Vietnam, and Laos: From History to Current Issues. *Asian Ethnicity* 10 (1): 25–49.

Michaud, Jean. 2004a. French Missionary Expansion in Colonial Upper-Tonk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5 (2): 287–310.

Michaud, Jean. 2004b. Missionary Ethnographers in Upper-Tonkin: The Early Years. *Asian Ethnicity* 5 (2): 179–194.

Michaud, Jean, and Sarah Turner. forthcoming. Making Upland Livelihoods Legible: Indigenous Trade Practices, Colonial Military Surveys, and Enclosure in Tonkin's Highland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Middleton, C. Townsend. 2011. Across the Interface of State Ethnography: Rethinking Ethnology and Its Subjects in Multicultural India. *American Ethnologist* 38 (2): 249–266.

Pels, Peter, and Oscar Salemink, eds. 1999. Colonial Subjects: Essays on the Practical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eluso, Nancy L. 1992.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ahlins, Marshall D. 1968. Tribesme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Salemink, Oscar, ed. 2001. Viet Nam's Cultural Diversity: Approaches to Preservation. Paris: UNESCO.

Salemink, Oscar. 2003. The Ethnography of Vietnam's Central Highlanders. A 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 1850–1990. London: Curzon Press.

Sarraut, Albert. 1923. La mise en valeur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Colonies). Paris: Payot.

Scoones, I. 2009. Livelihoods Perspectiv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36 (1): 171–196.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ames C.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ipe, Claude E. 1980. Anthropologists versus Missionaries: The Influence of

Presupposi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21 (2): 165–168.

Stocking, George W. Jr., ed. 1991.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series vol. 7.

Stoler, Ann L. 2009.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L.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Sarah. 2010. *Borderlands and Border Narrativ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Traders Shaped by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5 (2): 265–287.

Turner, Sarah. 2012a. *Making a Living the Hmong Way: An Actor-oriented Livelihoods Approach to Everyday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 Upland Vietna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2 (2): 403–422.

Turner, Sarah. 2012b. ‘Forever Hmong’: *Ethnic Minority Livelihoods and Agrarian Transition in Upland Northern Vietnam*.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64 (4): 540–553.

Van Bremen, Jan, and Akitoshi Shimizu, ed. 1999.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Van Schendel, Willem. 2002.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 (6): 647–668.

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 1997. *Vietnam Museum of Ethnology*. Ho Chi Minh City: Tran Phu Printing.

Winichakul, Thongchai. 1994.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Yang, Bin. 2009. *Between Wind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rchival sources (档案资料)

1897 – 1898 documents: Centre des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ANOM), Aix-en Provence, France.

Series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GGI), 66102, 66103, 66104, 66105.

1903 – 1904 documents: Archiv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EFEO), Maison de l’Asie, Paris, France.

Series ‘Manuscrits en langues européennes’ (MSS. EUR.), 300s and 400s.